

人類在轉捩點上

松子

各位當記得「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這本書吧？該書在一九七二年出版。作者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系統分析學家佛雷斯特教授(Prof. Jay Forrester)與梅度士教授(Prof. Dennis Meadows)，他們均屬由一羣關懷人類未來的科學家所組成之「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的成員。「成長的極限」發表後，受到了各界的批評，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電腦所使用之世界模式，把世界各地區當成一個整體來分析，且未考慮到社會、政治、管理方面的極限，也就是太強調物質的極限，因此佛雷斯特——梅度士模式不容易使一些政策決策者或大眾，把物質問題與政治過程或價值系統的轉變，直接關聯在一起。這本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人類在轉捩點上」(Mankind at the Turning Point)，則是向「羅馬俱樂部」的第一次報告書。作者密沙洛

書名：①人類在轉捩點上

②人類危機(Mankind
at the turning
point)

作者：Mihajlo Mesarovic

and Eduard Pestel

譯者：①鄭慧玲等

②李約翰

出版：①遠景出版社

②源成文化圖書供應

社

日期：①民國六十四年五月

②民國六十六年八月

教授 (Prof. Mihajlo Mesarovic) 與匹斯特教授 (Prof. Eduard Pestel) 亦為「羅馬俱樂部」的成員。密沙洛教授為美國系統分析學家，匹斯特教授則為德國的工程學家。

「人類在轉捩點上」可說是對「成長的極限」之修正。在方法上仍是使用電腦分析，並配合各種變數的資料，用易懂的圖形闡釋，使讀者一目了然。在模式的設計上，密沙洛——匹斯特模式與佛雷斯特——梅度士模式之最大不同——也就是改進之處——在於密氏模式不再把全世界當成一個組織系統來看，而按各地區文化、傳統之不同，經濟發展程度之不一，分成相互影響的十個地區。換言之，各地區仍保持其特質。因此他們這種多層次的世界系統模式，分析出的結果，對各國的政策決策者便產生了相當的意義與參考價值。所以作者在這本書中，不斷以各種可能的選擇途徑——稱為「假定情況」(scenario 原意是「劇情書」)，做為判斷的依據。電腦當然無法預測應急的措施是否將被採行，然而有了這些客觀的「假定狀況」之結果，各種選擇乃十分清晰的呈現在決策者的面前。密氏與梅氏特別強調「有組織的成長」(organic growth) 乃是世界所需要的，而不是盲目、無目的地「未分化之成長」(undifferentiated growth)，否則便將像生物學家葛雷格 (A Gregg) 所說的「世界得了癌症，而這癌症就是人類。」密沙洛教授與梅度士教授認為，在所有的資源中，糧食乃是最珍貴的了，因為它關乎人類的生存。而糧食問題的解決必須把「個人的觀念」、「社會政治」、「經濟」、「農業技術」、「

生態」一起考慮，方能得到徹底的解決。各種分析結果顯示，不要等到下個世紀的中葉，世界將會出現各種災禍或崩潰的現象，因為世界各地區息息相關，休戚與共，所以這些災禍的發生，整個世界都會受到嚴重的影響。這種世界性的災禍，唯有靠世界性的努力，全球性的適當合作，方能有效地制止。無論是「人口問題」或「能源問題」，「假設狀況」的結果均顯出，應及早行動，拖延乃是致命的，因為未來所需付出的代價當更大！作者提出「浮士德式的交易」亦用心良苦，無論如何，發展太陽能仍是對的，因為核子能對人類的威脅實在太大了。人類正處在轉捩點上，欲過渡至美好的整合世界系統，需要短期個人及社會的犧牲。今日一般政治和經濟的決策者，常低估未來轉變的程度，往往因為他們老以過去的眼光尺度，去衡量未來事態的發展。而作者更指出「落後地區，不應該順著已開發地區原有的道路，想用更短的時間來『超越』它們，而是應該按照自己的特性，決定自己的方向，選擇自己的方式，吸收已開發國家的資本和經驗，用來求得發展。」（錄自李約翰譯「人類危機」第一七七頁）。而如果人類能控制並引導它們自己未來的成長，則誠如密沙洛教授與梅度士教授說的，結局將是黎明的曙光，而非末日的黑暗；是一項開端，而非結束。」

這本書市面上有兩種譯本。第一本出版得很早（一九七五），是鄭慧玲等譯的「人類在轉捩點上」。第二本則在去年八月出版，為李約翰譯的「人類危機」。

現在我們先談談第一本的翻譯。嚴格的說，這本書不能算一本翻譯，因為它破壞了原書的嚴謹結構與資料陳述。原書共使用的簡明分析圖形達五十餘個，並有統計資料表約十個，該譯本大概為了節省篇幅（因為正文只有九二頁，書後還另附六篇有關的論述），所以犧牲了原書的所有圖表，但正文却又沒放棄談圖表（見該書第五六頁與五七頁），因而看這本書的讀者必定滿頭霧水，不知所云。加上原書第四章「世界系統的多層性模式」的被刪除，這本書業已面目全非，更何況還有不少譯錯的地方。今舉幾例如下：「這種新的技術，可能會被用到生物戰上」（the potential of using such

a new technique for biological warfare), 譯成「使用這種新技巧, 是否可能對生物學有貢獻。」(第一九頁); 「這個數目的錢, 可以購買日本經濟在六〇年代中期總產出的兩倍」(an amount which can buy twice the total output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in the mid-sixties……), 譯成了「這個數目正好是日本經濟在六十年代中全國輸出額的兩倍」(第二七頁); 第八章與第九章開始的引用語均譯得不妥, 「就道德的觀點而言, 一個人在戰爭中喪命, 或因他人的漠不關心, 以致饑餓致死, 乃是沒有什麼區別的」(“Morally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ether a man is killed in war or is condemned to starve to death by the indifference of others.”), 譯成「在道義上, 一個人在戰爭中被殺死或由於受其他限制而挨餓致死, 並沒有什麼不同。」(第六七頁), 「人類對它自己愈來愈不勝負荷, 世界對人類的情形亦復如此」(The human race is getting to be too much for itself and too much for the world.), 却譯成「人類對他們自己和這個世界都顯得太多」。(第七五頁), 並且李約翰譯的「人類危機」亦把這句譯錯為「人類對自己是越來越過分, 對這個世界也是如此」(該書第一五一頁)。此外鄭譯的這本書中, 對數字有幾項誤譯, 「使差距減小到百分之十」(……be reduced to as low as 10 percent) 譯成「使差距減小到百分之三十」(第二二頁); 「每年一百億桶或一百五十億桶」(10 or 15 billions of barrels per year) 譯成「每年十或十五億桶」(第五二頁); 「每年漲價率三%」(a 3 percent annual price rise) 譯為「每年漲價率三十%」(第六三頁); 「將增加好幾倍」(will increase severalfold) 誤成「將增加七倍」(第六七頁); 「十微克的鎰——二三九」(ten micrograms of plutonium-239) 竟譯為「十公絲的鎰——二三九」(第七七頁), 一微克相當於百萬分之一公克, 而一公絲為十分之一公克, 差了十萬倍了! 且「像葡萄般大小的鎰球」(A ball of plutonium the size of a grapefruit) 也譯成「

像柚子般大小的鏽球」(第七七頁)，也許您會以為「差不多」嘛，但您可知「像葡萄般大小的鏽球」便足以把全世界所有的人類毒死！

源成文化圖書供應社出版的「人類危機」，李約翰先生翻譯，雖有漏譯，但從其內容看來，大致還稱得上全譯本。但是這却是一本令人失望的翻譯本，主要的原因是：(一)譯者可能不是學經濟的，有不少名詞譯得頗離譜，(二)翻譯與校對的態度均太草率，書中可謂錯誤連篇。先從封面談起，書名用「人類危機」，與原書名差如此多不要緊，竟連原書名也沒列出，雖有列出原作者，但三處(包括封面)均把原作者的名字拼錯，換言之，沒有一處寫對。由於錯誤太多，限於篇幅，僅舉出較嚴重的如下：

第一四頁：最後一行的七〇%乃七〇/g之誤。

第一五頁：所謂 Logistic Growth 乃是「對數式的成長」(先快後慢)，而不是「邏輯式的成長」。

第三二頁：「可耕地面積」(acreage of arable land)譯成「單位面積生產量」；「農藝學」(agronomy)譯成「農業」，「生態學」(ecology)譯成「生物社會」。

第三三頁：這兒引用了哈定(G. Hardin)的一句話，但李約翰先生却誤為是美國第二九任總統 W. G. Harding，故譯成了「美國總統哈定所說的」。

第四三頁：圖形原是直的，既然改成橫的，但「人口控制」、「經濟」、「農業技術」三個方塊最好還是按原書用大括號連接起來。

第四四頁：圖畫錯了，說明也錯了。大括號應不包括「社會政治」一項，且解釋標題為「全球，均一，世界性的改進方向」(global, homogeneous, world approach)，而非「社會政治條件」。

第四五頁：圖也畫錯了，大括號應不包括「個人觀念問題」。

第六二頁至六六頁：這部份錯得相當厲害，原書圖形乃是連在一起的，也就是六六頁的(D)圖其下的(C)圖與六二頁(A)圖乃是一個系統圖(請讀者注意虛線的連接)，分開來印刷原已不妥，又離開那麼遠，讀者如何能抓住該圖的全貌？(D)圖中的譯名也產生了很大的問題，「非農業部門生產函數」(non-agricultural sector production function)，譯為「非農產品生產」；「糧食訂價」(Food Pricing)譯成「糧食價格」；「地球物理階層」(geophysics)譯成「地理環境階層」；「地區個體經濟分支階層」(Regional microeconomic substratum)，譯成「地區長期經濟分支階層」；「地區總體經濟分支階層」(Regional macroeconomic substratum)譯成「地區短期經濟分支階層」，把「生產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譯成「生產作用」(第六四頁)；「實質產量」(physical terms)是農業上的常用語，也譯成「比較實用的術語」，「產出」(output)乃是指由「生產」(production)扣除中間產品(如肥料，種子)所得的量(或價值)，但譯者時而譯成「產品」(第六四頁)，時而譯成「生產」(第六四頁)；這部份有不少縮寫符號，其中像LA(勞力)，LA(飼料)，LD，LI，LNA等的「L」均誤印成「J」，而且該圖的縮寫符號之說明亦未列完全，像蛋白質(PTI)便漏了，KNA(非農業資本)，WFP(世界糧食價格)，WFT(透過世界貿易的糧食)均沒有加以說明。

第六七頁：參數(parameter)誤譯為「變數」；倒數第三行之「圖解四之三，四之四和四之五」實應為「圖解四之五，四之六和四之七」才對，因為李先生譯出的是原書的編號，但李先生已把圖分開，號碼也已不同於原書了。

第六八頁：第八行(請參閱世界模式結構的用途)，讀者一定找不到在那兒，原來是在第七三頁之「對世界組織系統未來發展的預測」，標題都譯得不一樣，要讀者去那兒找？

第六九頁：圖內的說明文字與圖底下的說明文字，很明顯譯得不一致。圖內稱「因果程式」（causal model），圖下的說明成了「主因性模式」；圖下用「規範」（norms），圖中却誤成「正常狀況」。

第九三頁：「置足於同一河流中兩次乃是不可能的」（It is not possible to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 twice）乃是希臘哲學家 Heraclitus 的名言，譯成「你無法伸足於同一河水中」。

第一一六頁與一一七頁：圖沒有交代清楚，左圖（B）乃是在最適價格下之發展，右圖（A）則為在固定低油價下之發展，此處把「最適」（optimal）譯成了「合理」。

第一二八頁：「財富累積」（accumulation of wealth）譯成「資金流通」，且該圖曲線三，四均沒交待。

第一三〇頁與一三二頁：這二頁的圖（C）剛好畫顛倒了！且一三二頁圖（C）下的說明亦譯得很差。

第一四五頁：「進口糧食足夠下的兒童每年死亡曲線」（no food deficit），竟譯成「進口糧食不足兒童每年死亡量」。

第一九〇頁：公斤／公噸乃是公斤／公頃之誤。

錯誤已列得够多了，再寫下去也失去了意義，將形成繁瑣。筆者認為源成文化圖書供應社所出的這本「人類危機」非改版不可。這些錯誤，責任是不能完全由李約翰先生一人負責的，源成文化圖書公司亦有相當大的責任。李先生的文筆暢達，使讀者讀起來駕輕就熟，然而光是「達」乃不够的，「信」實在最重要。筆者認為李先生既不是學這行的，譯起如此性質的一本書，自然是一件吃力的事，源成文化圖書供應社至少應該明白這點，亂做廣告是不成的，因為讀者的眼睛乃是雪亮的！